

《舊滿洲檔》記清始祖傳說研究

董萬崙

〔內容提要〕：清始祖布庫里英雄發祥於何地？向來有多說。《舊滿洲檔》公布後又出現發祥於黑龍江北岸江東六十四屯說。

作者根據《舊滿洲檔》及《滿洲實錄》等滿文資料提出，清始祖發祥地布兒湖里泊不在江東六十四屯，而在今鏡泊湖。

作者認為，《舊滿洲檔》記述的三仙女神話，是女真人共同的神話。努爾哈赤興起後將其攫為己有，皇太極即位後，又將自己先祖事蹟嫁接上去，遂成為愛新覺羅家族的譜牒。天聰九年記錄在《滿洲實錄》裏。

清始祖神話證明了滿洲主體建州女真發源於長白山及其東北部，後北遷到牡丹江口形成兩個部。他們與完顏金同源，金代為完顏金貴戚，元代為胡里改、幹朵憐兩萬戶府萬戶，而幹朵憐萬戶府管轄的部族，就是努爾哈赤先祖所出的部——幹朵里部的母體。

一、《舊滿洲檔》引發出的研究課題

一九六九年八月，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影印刊行了該院珍藏的《舊滿洲檔》滿文原檔。這部檔案的公布，給清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它解決了清史研究中長期不得解決的許多難題。我在大陸見到這部檔案是七十年代末，不是原書，是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五年由日本財團法人東洋文庫兩次付梓的版本，是日本學者神田信夫、松村潤、岡田英弘等先生，用羅馬字轉寫，並用日文對譯和全譯的。

《舊滿洲檔》第九冊（天聰九年），記述了清始祖傳說——三仙女沐浴布兒湖里泊的神話故事，引起了清史學者極大的

興趣，一時成為清史研究的熱門課題。

《舊滿洲檔》在記述降人穆克什克講述三仙女沐浴布兒湖里泊的時候，將 *helung giyang*（黑龍江）與 *sahaliyan ula*（薩哈連烏拉）兩水名攪和在一起。這個記述的出現，引起了學術界的矚目，不少學者經過研究，提出清始祖發祥於黑龍江北，三仙女沐浴的布兒湖里泊，就在瑗瑋城對岸江東六十四屯。

最早提出此新說者大概是日本學者。在中國大陸也出現了一個不大不小的熱點。這個時期出版的清史著作，多數都持此看法，並將它做為新的發現，進行旁徵博引，加以論證。日本學者與中國學者的着眼點都集中在黑龍江（*helung giyang*）與薩哈連烏拉（*sahaliyan ula*），都把此二水視為今之黑龍江。他們斷定降人穆克什克住在黑龍江北，而三仙女沐浴的布兒湖里泊就在這附近的江東六十四屯。

筆者在撰寫《清肇祖傳》【註一】的過程中，翻閱了《舊滿洲檔》，對該檔滿文進行了解讀，並對所記清始祖傳說進行了探究。認定《舊滿洲檔》揭示出的清始祖發祥地在長白山東北部，三仙女沐浴的布兒湖里泊，即是今之鏡泊湖。《舊滿洲檔》記述的這個神話故事情節，是滿文創製以來首次用文字記錄下來的，它是女真人共同的神話。

二、《舊滿洲檔》關於清始祖傳說的記述

《舊滿洲檔》滿文原檔所記降人穆克什克講述的三仙女神話故事，日本學者用羅馬字進行了轉寫，茲抄錄如下：

Tere mudan i cooha de dahabufi gajina muksike gebunge niyalma alame:

那 回 的 兵 於 降 了 帶 來 穆 克 什 克 名 叫 人 報 告 。

mini mafa ama jalan halame bukurī alin i dade bulhori omode banjha: meni bade bithe dangse
我的 祖父 父親 世 代 布庫里 山的 根 布兒湖里 於 泊 生活了。我們的 於 地方 書 檔子

aku: julgei banjha be ulan ulan i gisureme jihenge tere bulhori omode abkai ilan sargan jui
沒有。從前的 生活了 把 頻 頻 傳 說 來 的 那 布兒湖里 於 泊 天 的 三 女 子

enggülen, jenggülen, fekülen ebiseme jifi enduri saqsaha benjhe fulgiyan tubhe be fiyanggū
恩古倫 正古倫 佛庫倫 沐浴 來了 神 鵲 送來了 紅 果 把 最末的
sargan jui fekülen bahafi anggade ašufi biigade dosifi beye de ofi bokori yongšon be banjha: terei
女子 佛庫倫 得了 於口 含 於喉 進入 身 於有了 布庫里 英雄 把 生了。 那個的
hūncihin manju gūrun inu:

同族 滿洲 國 是。

tere bolkori omode šurdeme tanggū ba; helung giyang ci emu tanggū orin gūsin ba bi:
那個 布兒湖里 於泊 周圍 百 里, 黑龍 江 從(距)一 百 二十 三十 里有。
minde juwe jui banjha manggi: tere bulhori omoci gūrime genefi sahaliyan ulai narhūn
於我 二 子 生了 以後, 那個 布兒湖里 從泊 移 走了 薩哈連 烏拉的 納爾渾
gebungge bade tehe bihe seme alaha! 【註1】
名叫 於地方。住了 曾(有了) 如此 告訴了。

下面根據日本學者的這個羅馬字轉寫，再將全文重新漢譯如下：

在那次出兵中（譯者按：即天聰八年十二月霸奇蘭、薩穆什喀督師征討薩哈連烏拉虎爾哈部）帶來降人穆克什克報告說：

我的父祖世居布庫里山下布兒湖里泊。我們地方沒有文字記錄。古來傳說，布兒湖里泊有三個仙女——恩古倫、正古倫、佛庫倫來沐浴。最末的仙女佛庫倫得到神鵲送來的紅果，含在口中落入喉內，身重懷孕，生布庫里英雄。其一族即是滿洲國。

布兒湖里泊，周圍百里，距黑龍江（helung giyang）一百二十里。我生了兩個兒子之後，便從布兒湖里泊搬走，住到了薩哈連烏拉（sahaliyan ula）的納爾渾地方。

降人穆克什克在這裏提到兩個水名，一是黑龍江(helung giyang)，一是薩哈連烏拉(sahaliyan ula)。即該檔所記：降人穆克什克原住(世居)在『距黑龍江(helung giyang)一百二十里的布兒湖里泊，『生了兩個兒子之後，便從布兒湖里泊搬走，住到了薩哈連烏拉(sahaliyan ula)的納爾渾地方。』這兩個水名，是一個水流或兩個不同的水流，學者們有不同看法。提出江東六十四屯說的諸位先生們認為是一個水流，即今之黑龍江。特別是『漢譯滿洲舊檔』的作者，把這兩個水名都譯成黑龍江。學者們根據這種翻譯和理解，遂斷定清始祖發祥地布兒湖里泊在黑龍江中游北岸江東六十四屯。

筆者認為《舊滿洲檔》在這裏提到的黑龍江(helung giyang)與薩哈連烏拉(sahaliyan ula)兩水名，雖然其涵義相同(皆為黑水)，從字面觀之好似一個水流，然而事實上却是兩個不同的水流：薩哈連烏拉(sahaliyan ula)是今之黑龍江，而黑龍江(helung giyang)則是另一水流松花江。

三、《舊滿洲檔》揭開了清始祖發祥地之謎

清始祖發祥在何地？三仙女沐浴的布兒湖里泊是今何水流？史學界有不同看法。一些人認為在長白山東北之鏡泊湖，《舊滿洲檔》公布後，又有一些人認為在黑龍江北江東六十四屯。

筆者認為《舊滿洲檔》揭開了清始祖發祥地之謎底，但不是像一些學者說的那樣在黑龍江北江東六十四屯。一切蹟象表明，三仙女神話裡的布兒湖里泊，即是今之鏡泊湖，最末的仙女佛庫倫就是在這個湖里沐浴，吞食了神鵲送來的紅果，懷孕而生始祖布庫里英雄。這個傳說反映出女真人的先世最早發源於長白山及其東北部。

《舊滿洲檔》並未記載清始祖發祥於黑龍江北江東六十四屯。《舊滿洲檔》記載降人穆克什克是在新遷地薩哈連烏拉(sahaliyan ula)被清軍招服的。這個薩哈連烏拉(sahaliyan ula)，從天聰八年十二月太宗皇太極遣霸奇蘭督師征討的地方分析，是今黑龍江中游【註三】，而該檔記載的距降人穆克什克原居地(世居地)布兒湖里泊一百二十里的黑龍江(helung giyang)，則是另一水流，這從文內所指方位、里程(距布兒湖里泊一百二十里)以及又從此地遷到薩哈連烏拉，可以明顯看出來。這個另一水流，即是歷史上曾經稱做黑水、黑龍江，而不是今之黑龍江的水流。它究竟是今何水流？

研究歷史地理的學者自然會很快把思路轉到今之松花江。

黑龍江這個水名，歷代所指水域不同。〔唐代多指黑龍江下游。《新唐書·黑水靺鞨傳》記，黑龍江下游是黑水靺鞨的故鄉，唐朝在這裏設黑水軍、黑水州、黑水都督府。遼金兩代多指第一、二松花江和黑龍江下游。《契丹國志》：「賓州，州近混同江，即古之粟末河、黑水也。」同書長白山條記：「黑水發源于此，舊云粟末河，太宗破晉，改爲混同江。」《大金國志》記：「長白山，黑水發源於此，舊名粟末河，契丹目爲混同江。」《松漠紀聞》記：「黑水，掬之微黑，契丹目爲混同江。」《金史·世紀》記：「混同江亦號黑龍江。」這些記載，都明確指出混同江即是黑水、黑龍江，發源於長白山。至清代仍有沿遼金者。與天聰九年《舊滿洲檔》同年成書的《滿洲實錄》註記：「混同江，一說黑龍江是也，此源從長白山發出。」〔註四〕顯而易見，在天聰年間，滿洲上層普遍把松花江稱做黑龍江。這就更加明確，《舊滿洲檔》記述的距穆克什克原居地布兒湖里泊一百二十里的黑龍江（*helung giyang*），指的即是與之同年成書的《滿洲實錄》所記「此源從長白山發出」的松花江。而清始祖發祥地布兒湖里泊，就位於這條江的上源一百二十里的甚麼地方，並不在黑龍江中游北岸江東六十四屯。

《舊滿洲檔》記載的布兒湖里泊，其廣度「周圍百里」，可是黑龍江北岸沒有這等廣度的湖泊。又，該檔記布兒湖里泊「距黑龍江（*helung giyang*）一百二十里」，可是江東六十四屯在今琿瑯城對岸舊琿瑯城微北處，距黑龍江沒有如此之遙。

以上這些情況說明，清始祖發祥地布兒湖里泊，不可能在黑龍江北岸。

然而《舊滿洲檔》揭示出的大量事實證明，清始祖發祥地布兒湖里泊，爲今之鏡泊湖。

先從《舊滿洲檔》記載的布兒湖里泊滿文涵義說起。《舊滿洲檔》記布兒湖里泊滿文作 *bulhūri omo*〔註五〕，此與《滿洲實錄》滿文所記相同。*bulhūri omo*，其涵義是甚麼？能否從詞義探索出一點秘密？我曾跟已故滿語專家穆曄駿先生學過滿語，可以利用僅有的滿語知識，解剖一下這個詞的涵義。*omo*，是湖泊之義，這自不用說了。*bulhūri* 是甚麼意思？這就費解了，在《五體清文鑒》和《滿和辭典》裏都查不到，但却查到了詞幹相同的 *bulhūmbi*。按滿語構詞法分析，*bulhūri*

的詞幹爲 *bulhū*，它的動詞原型爲 *bulhūmbi*，它加入合成詞構成地名，詞尾 *-mbi* 變爲 *-ri*，即詞幹 *bulhū* 加地名後綴 *-ri*，構成 *bulhūri*。動詞 *bulhūmbi*，《五體清文鑒》釋爲「地與類：水冒。」《滿和辭典》釋爲「水が湧き出る。」這個詞的秘密就被揭開了。*bulhūri omo*，就是水冒出湖、水溢水湖的意思【註六】。這種湖泊的特點，在中國東北地區是非鏡泊湖莫屬的，別的湖泊是不存在的。鏡泊湖是第四紀火山爆發，玄武岩流堰塞牡丹江而形成，湖水漲滿便從北部溢出，形成壯觀的瀑布。這樣的高山堰塞瀑布湖泊，在中國東北地區還是第一奇景。長白山東部，特別是黑龍江北岸，都沒有這樣的高山堰塞瀑布湖泊。【註七】

其次看看《舊滿洲檔》記布兒湖里泊的廣度。該檔記降人穆克什克說布兒湖里泊「周圍百里」，這與鏡泊湖的廣度基本接近。鏡泊湖是狹長彎曲的高山堰塞湖泊。它的廣度，據黑龍江省測繪局提供的數據：南北長約四十五公里，東西寬約二公里至三公里，沿湖邊繞一圈約有一百二十公里。這證明，布兒湖里泊正是今之鏡泊湖。所謂「百里」，只不過是言其廣，而非無邊際也。

再看看《舊滿洲檔》記布兒湖里泊與黑龍江（松花江）相距里程。該檔記降人穆克什克說，布兒湖里泊「距黑龍江（松花江）一百二十里」。我們展開地圖測量一下鏡泊湖距松花江里程：鏡泊湖距松花江上游二道江最近處約八十公里，距今松花湖亦不過一百一十公里，其與穆克什克講述的里程大致接近。幾百年前，在這個里程範圍內「周圍百里」的湖泊，除鏡泊湖之外，還會是別的湖嗎？

還可以從其它古籍及民間傳說裏找到一些佐證。

崇德元年成書的《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記布兒湖里泊在「長白山之東北」。比《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成書早一年（天聰九年）的《滿洲實錄》，也記布兒湖里泊在「長白山之東北」。該實錄這句滿文作：『*golmin šanyan alin i dergi amargi*』【註八】。《舊滿洲檔》說這個方位的湖泊「周圍百里」。我們根據這個記載，從長白山東北部去探索，其方位「周圍百里」的高山「水冒出湖」，正是鏡泊湖！據專家們研究，《滿洲實錄》和《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是最初的實錄，而康熙年間成書的《太祖高皇帝實錄》，乾隆年間成書的《清太祖努爾哈赤實錄》，後來成書的十朝實錄、《開國方略》、《滿洲源

流考》以及各種方志等，其中有關「滿洲源流」的三仙女神話故事部分，都是以這兩本實錄爲藍本修訂而成的。所以這兩本最初的實錄所記是最爲可靠的。

天聰九年成書的《滿洲實錄》滿文記，清始祖布庫哩雍順遵母命，「從布兒湖里泊乘獨木舟，自高處落下，順流而去（tereci tere jui weihu de tefi eyen be dahame wasime genehai）。這裏說的『自高處落下，順流而去』，顯而易見是從鏡泊湖的瀑布而下，落到牡丹江上，順流而北去。」

近年在敦化搜集到的民間傳說，更印證了這點：「佛庫倫把湖豁開一道口子，小船順流而下，落到呼爾哈河上，……來到二江匯合處三姓。」【註九】

以上這些事實，足以說明，清始祖發祥地布兒湖里泊在長白山東北之鏡泊湖。

四、三仙女神話故事框架的構成

《舊滿洲檔》記述了「古來傳說」的三仙女神話故事的情節梗概（見前文）。這是滿文創製以來首次用文字揭示出的三仙女神話故事。它奠定了三仙女神話故事的基本框架。

降人穆克什克住在牡丹江上游，在那裏聽到「古來傳說」，後來又遷到黑龍江北。顯而易見，他不是努爾哈赤家族的成員，也不屬於建州女真兩大部的人。另外，這個傳說沒有涉及與建州女真相關的人物與地名，而鳥圖騰崇拜成分還很濃。因此穆克什克講述的這個「古來傳說」神話故事，當是廣義女真人的共同的神話故事，或可說是金亡後完顏女真遺民的共同傳說，而並非努爾哈赤宗系獨有的傳說。

有蹟象表明，努爾哈赤興起後，將這個女真人共同流傳的假想始祖，攬爲己有，貼到愛新覺羅家族的譜牒裏。滿文創製以後，首次記載在《滿文老檔》裏，即努爾哈赤斥責烏拉部貝勒布占泰所說的「你能舉出動手打天生的愛新覺羅人的先例嗎？」這裏說的「天生的愛新覺羅」，顯然指的是天女所生的愛新覺羅布庫里英雄。皇太極即位後，又聽到這個降人穆克什克講述的具體故事情節，於是便增補了三仙女神話故事的後半部分，即把努爾哈赤始祖在牡丹江口一帶的活動以及八世祖范喀

、六世祖孟特穆（猛哥帖木兒）的事蹟，經過潤色加工，嫁接了進去。天聰九年正式記錄在《滿洲實錄》裏，宣德元年又記錄在《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裏。這大概是與改女真爲滿洲，改金爲清同時進行的。這個增補，使女真人原來含有很濃的鳥圖騰崇拜成分的神話，變成了努爾哈赤祖先崇拜的宗族譜牒。

從《舊滿洲檔》記載的神話故事分析，始祖的名字顯然在女真人共同的傳說裏就已經出現，即所謂「身重懷孕生布庫里英雄」。此名因誕生在布兒湖里泊而成，意即瀑布人。至於姓愛新覺羅，則是努爾哈赤硬貼上去的。努爾哈赤本姓佟，此佟源於其六世祖童猛哥帖木兒、七世祖童揮厚。《李朝實錄》最早出現童氏家族之姓氏是洪武二十八年，該實錄太祖四年九月己巳記：「吾都里上萬戶童猛哥帖木兒。」那種認爲童（佟）姓源於建州女真南徙地佟家江、董鄂河，是缺少根據的（建州女真最早遷往佟家江是永樂二十二年）。明正統十年（李朝世宗二十七年）成書的《龍飛御天歌》，記猛哥帖木兒姓夾溫氏。該書記：「幹朵里豆漫夾溫猛哥帖木兒。」夾溫氏即金代夾谷氏。《金史·國語解》記：「夾谷（漢姓）曰仝。」這同朝鮮古籍記載的猛哥帖木兒姓夾溫氏，漢姓爲童是一致的。努爾哈赤興起後，初承祖姓爲佟，後始改爲愛新覺羅。愛新，滿語爲aisin，金也；覺羅，滿語爲gioro，姓也，這在《滿洲實錄》裏已做了說明。孟森說，愛新漢姓爲金，此金即是其祖姓夾溫之合音。【註一〇】努爾哈赤爲了將三仙女神話攪爲己有，使之成爲自己家族譜牒，遂將愛新覺羅貼到滿洲源流裏，這樣，布庫里英雄便成了愛新覺羅家族的始祖。【註一一】

五、《滿洲源流》的歷史蹤蹟

《舊滿洲檔》說清始祖發祥於長白山東北部，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我們只要用心探討一下，就不難從遼金元的歷史中尋覓到「滿洲源流」與長白山、牡丹江、松花江以及三姓、幹朵里城相關的歷史蹤蹟。

《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洲實錄》皆記：「滿洲源流：滿洲原起於長白山東北布庫里山下布兒湖里泊」，後北上至牡丹江口三姓、鶯朵里城（幹朵里城）。這裏說的「滿洲源流」，指的是滿洲主體建州女真直系的源流。這個記載反映出滿洲主體建州女真的先世最早發源於長白山及其東北部，後來北遷到牡丹江口。這個記載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山海經·大荒

北經》有關這方面的記載，是人們所熟知的，上記「肅慎之國」在不咸山，不咸山，即是長白山。《史記·正義》說，古肅慎中心區在牡丹江流域，即所言「古肅慎，其國南有白山」是也。這些古籍的記載，在地下已找到實物證據。遠的不說，從鶯歌嶺文化遺址談起，它是在鏡泊湖南部發現的，考古學家斷定為古肅慎遺留下的。大概古肅慎最初在長白山形成，後來擴散各地構成肅慎族系各支系。滿洲主體建州女真的先世——即肅慎族系的主流，一直生活在長白山及其東北部牡丹江。他們把長白山視為靈山和祖宗發祥地頂禮膜拜。古籍最早記載勿吉把長白山視為靈山，後至女真，金國直言長白山為祖宗發祥地。《金史·高麗傳》記：「古肅慎地，有山曰白山，蓋長白山，金國之所起焉。」金世宗正式敕定長白山為「興王之地」，建廟宇，歲時奉祀。

滿洲人與金人，為何如此崇拜長白山呢？這是因為他們同出一源，皆發源於長白山。我們從清始祖傳說與金始祖傳說對比分析，可以看出其端倪。《金史·世紀》記載，金始祖函普，「從高麗來」（係咸鏡南道長白山女真），居於長白山下僕幹水（今牡丹江上游），因調解各族相鬭，被推為完顏部首領，乃與六十老婦婚配，後其子孫北移。清始祖布庫里英雄，也有「從高麗來」，落腳於牡丹江上游的蹟象【註二】，後北移到牡丹江口繁朵里城，調解了三姓相鬭，共推為首領，「以百里女妻之」。這兩個傳說何其相似乃爾，顯然清始祖之傳說，脫胎於金始祖傳說。

再從努爾哈赤的公開聲明分析。努爾哈赤對烏拉部貝勒布占泰說：「己之祖先為天女所生，「乃十世、十五世以來的事」【註三】。現在已知努爾哈赤上至孟特穆共七世。以十世計算，孟特穆之上亦不過三世。孟森據此斷定始祖之世當為元初。如果以十二世計算，始祖之世當為金代，如果以十五世計算，始祖之世當為遼代。這個年代，與金始祖於遼代「從高麗來」，落腳於僕幹水很切合。皇太極說，「我發祥建國，與大金相等」，這句話正好是這個結論的很好概括。

據學者們研究，努爾哈赤先世所出的部——繁朵里部是完顏金的支裔。努爾哈赤的旁宗先祖童清禮說：「大金乃我遠祖。」明朝官員與朝鮮官員也都是這麼看的，甚至連努爾哈赤也公開承認自己的先祖是「金汗的親戚」。據歷史記載，滿洲的先祖是在牡丹江口三姓對岸幹朵里城，成為完顏金的支裔的。努爾哈赤的六世祖孟特穆（猛哥帖木兒），一記姓夾溫，一記姓童。夾溫即是金代的夾谷。據《金史》記載，金代夾谷氏多住在胡里改路，為賜姓。胡里改路治所在今依蘭（三姓）。

谷姓十分尊貴，不少勳臣名將授賜此姓。【註一四】滿洲的先祖住在牡丹江口幹朵里城時，顯然是貴戚，所以授賜夾谷氏，成金代夾爲完顏金的支裔。

到了元代，滿洲的先祖在牡丹江口任元朝的幹朵憐萬戶府萬戶和胡里改萬戶府萬戶。元初在牡丹江口及其以東設立五個萬戶府，幹朵憐萬戶府和胡里改萬戶府，即是其中兩萬戶府。【註一五】而幹朵憐萬戶府管轄的部族，就是努爾哈赤先祖所出的部——幹朵里部的母體。

五萬戶府到了元中後葉，僅餘三萬戶府，即所謂「移闌豆漫」。《龍飛御天歌》註記：「幹朵里、火兒阿、托溫三城，其俗謂之移闌豆漫，猶言三萬戶也，蓋以萬戶三人，分領其地，故名之。」其中的幹朵里萬戶府與火兒阿萬戶府，即是滿洲主體建州女真的先祖在元代被封賜的兩個官府名稱，建州女真幹朵里部與火兒阿部，就是從這兩個萬戶府脫胎而出的。

《龍飛御天歌》還記載了「移闌豆漫」首領的姓名：「幹朵里豆漫夾溫猛哥帖木兒，火兒阿豆漫古論阿哈出，托溫豆漫高卜兒闕。」其中的幹朵里豆漫猛哥帖木兒和火兒阿豆漫阿哈出，即是建州女真幹朵里部與火兒阿部兩位大首領。而幹朵里豆漫猛哥帖木兒即是「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記載的清始祖的六世孫、努爾哈赤的六世祖孟特穆。

《金史》、《元史》與《龍飛御天歌》、《李朝實錄》這裏揭示出的滿洲主體建州女真的先世，發源於長白山，後在牡丹江口一帶形成兩個部的事實，同《舊滿洲檔》、《武皇帝實錄》、《滿洲實錄》提供的「滿洲源流」——努爾哈赤的先世在長白山、牡丹江、松花江以及三姓、幹朵里城活動的情況，處處相印，真可說是歷史的巧合。

（一九九二年二月初稿，十一月修改）

註 釋

【註一】：董萬崙：《清肇祖傳》，遼寧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

【註二】：據一九六九年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舊滿洲檔》第九冊。羅馬字轉寫據神田信夫、松村潤、岡田英弘編譯本，一九七二年——一九七三年財團法人東洋文庫出版。

【註三】：據《清實錄》天聰八年十二月壬辰記，此次征討，途經「席北綽爾門地方」。席北，即錫伯；綽爾門，即綽爾城，在今黑龍江省泰來北。學者們多據此

認定此次征討的地方在黑龍江中游北岸。

【註四】：以上參見李建才：《東北史考略》，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第一四〇頁〈白山黑水考〉。

【註五】：布兒湖里泊，《舊滿洲檔》羅馬字轉寫爲bulhori omo或bulkori omo。但參與該檔滿文日譯與羅馬字轉寫的松村潤先生，在其所撰《滿洲始祖傳說研究》一文裏記爲bulhuri omo。此與《滿洲實錄》滿文所記相同。

【註六】：滿語具有黏着語與屈折語一些特徵，它通過助詞、助動詞與語尾變化來確定每個單詞在句中的機能。就屈折語來說，以「澇」字爲例。它的詞幹爲bis，可作命令形「令澇」解；加名詞後綴-n爲bisari，作「水澇」解；加動詞終止形後綴-ni爲bisambi，作「澇（動詞）」解；加使動詞後綴-bumbi爲bisabumbi，作「使水澇」解；加動詞過去形後綴-ka爲bisaka，作「澇了」解；如果動詞bisambi加入合成名詞則變爲bisari，如bisari ilha，散水花。以上參見羽田亨：《滿和辭典》第四十四頁。

【註七】：參見董萬崙：《東北史綱要》，黑龍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出版，第三四五頁；董萬崙：「《東北史綱要》中的滿語運用」，載黑龍江省滿語研究所刊物《滿語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一期；董萬崙：《清肇祖傳》「考釋」二（1）「布兒湖里泊滿語釋義」，（2）「關於天聰九年《舊滿洲檔》記布兒湖里泊方位考」。

【註八】：《滿洲實錄》卷八結尾。中華書局影印本《清實錄》一，一九八六年出版，第四二〇頁。《清實錄》影印說明：《滿洲實錄》第一部繪寫成書於天聰九年，清太祖武皇帝實錄成書於崇德元年。

【註九】：《滿族民間故事》，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四出版。

【註十】：孟森：《明清史講義》，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出版，第三七一頁。

【註十一】：參見董萬崙：《論滿族三仙女神話的形成與價值》，載《民族研究》一九九二年第三期。

【註十二】：《李朝實錄》中宗三十年十月丁酉記，烏道里部（建州女真斡朵里部）原居威鏡南道，後北遷至徒門江北。這裏說的是其先世。當然他們都不是高麗人。

【註十三】：《滿文老檔》壬子年十月。

【註十四】：《金史·夾谷清臣傳》。

【註十五】：《元史·地理志》。

故宮學術季刊 第十一卷 第一期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